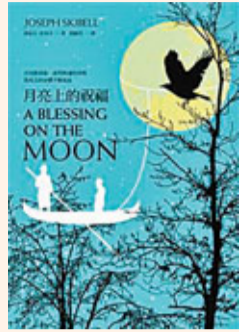


書介

圖文：草草

月亮上的祝福

作者：喬瑟夫·史奇貝 定價：新台幣320元
譯者：殷麗君
出版：貓頭鷹



「當你殺我時，拿走了我的一切。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小孩。你一定連我的寬恕也要嗎？」作品靈感源自於猶太人種族大屠殺，作者以出乎意料的敘事角度，結合了幻想與現實，大膽、獨特、睿智，創造出絕無僅有的奇異氛圍，在生與死的夾縫中，窺見世界背面的蒼白風景。「在猶太人的思維裡，我們被教導將發生在自身上的所有一切視為祝福，無論是好或壞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無論如何，我希望這本小說是一本祝福之書。」

瓢蟲

作者：伊坂幸太郎 定價：新台幣399元
譯者：王華懋
出版：獨步文化



一列東北新幹線列車上，金盆洗手的「前」殺手木村，經常被誤以為是雙胞胎卻毫無血緣關係的殺手「水果二人組」、「偽」優質國中生子王子慧，運勢奇衰無比的「七尾」。一群殺手因緣巧合全搭上同台列車，展開一場奇妙、刺激的廝殺之旅。家庭人倫悲喜劇外加黑幫火併大亂鬥，帶你盡覽瘋狂世界的美麗與哀愁……以《死神的精確度》風靡文壇影壇的伊坂幸太郎，打造透明又強勁的娛樂小說新節奏。

不老騎士

作者：阮怡瑜 定價：新台幣280元
出版：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312小時，1139公里，他們平均年齡81歲。「這些人，真的可以環完全島嗎？」17位老人帶你找回做夢的勇氣，他們用行動告訴我們，癌症、高血壓、膝關節退化、助聽器和年紀，都無法阻止我們追尋夢想。他們是勇敢追夢的不老騎士——有遵守承諾、帶著亡妻照片環島的深情丈夫，有男扮女裝誘捕日本兵的抗戰勇士，還有流浪街頭搖身成為大學校長最愛的理髮師，也有貧窮中仍堅持用一碗粥溫暖困苦大學生的警察大人……一段段動人的生命歷程，藏在雪白髮絲間、刻在溝壑深紋間，他們的親情、愛情、友情，交織出大時代的歷史。

字體傳奇——影響世界的Helvetica

作者：拉斯·繆勒 (Lars Müller) 等 定價：港幣148元
譯著：李德庚
出版：三聯書店 (香港)



你知道McDonald、無印良品、雀巢、BMW、Microsoft這些國際知名的品牌商標有什麼共通點嗎？原來它們採用的字體都是Helvetica。Helvetica於1957年誕生，是一款無襯線字體，雖然看上去平凡、中性，但卻能夠持久流行，被廣泛應用。一款字體對設計甚至對世界會有甚麼影響？對於訊息表達背負何種意義？其創作者馬科斯·米丁格 (Max Miedinger) 與愛德華德·霍夫曼 (Eduard Hoffmann) 是以怎樣的視野和決心來創作這款字體？本書首次披露Helvetica字體創作的原始手稿，並以大量從未出版過的文獻和圖片展示此字體的魅力。

獲利世代：自己動手，畫出你的商業模式

作者：亞歷山大·奧斯瓦爾德等 定價：新台幣880元
出版：早安財經



假如你有滿腔新點子，該怎麼知道哪些點子能賺錢，哪些不可行？假如你的公司想轉型，投入陌生市場，又該怎麼做才對？……答案，就在這本裡。為了辨識具備獲利潛力的商機，尋找更有創意、更符合趨勢的商業模式，來自45國，超過470位專家，破天荒協力完成了這項驚人的出版計劃。本書出版後一舉榮登暢銷榜，並獲Fast Company等媒體選為年度好書。一個全新的獲利世代正在誕生，你，準備加入了嗎？

《舊制度與大革命》引發閱讀熱 托克維爾帶來的啟示

撫今追昔，官員一句話往往救活一本書。人有人命運，書亦然。2008年《沉思錄》能「一夜成名」，全因溫家寶總理接受外媒採訪時無意提到自己常讀的哲學書就是《沉思錄》——「這本書天天放在我的床頭，我可能讀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讀」。該書目前26個中文譯本，其中18個譯本是2008年一年內推出的，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譯者。其後引發「閱讀熱」令人驚訝。

無獨有偶，2012年11月30日，時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主持召開專家座談會，聽取專家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結束後，王岐山向與會專家推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8月版)，並說：「我們現在很多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由此，本書在內地正在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閱讀熱潮」。

文：潘啟雯

改革者必須直面制度創新

逝去人的思想，總影響活著的人。150多年前去世的法國思想家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 (1805~1859年)，影響中國人的頭腦也已經有20多年了。《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高居於法國處在拿破崙三世發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代，書中浸透著對法國命運、革命、自由和民主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崙三世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其閃爍智慧光芒的觀點依然值得學習政治學的人和改革者深思。

中國人常說，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鑰匙。可是，發展也可能誘發革命，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所說的「兩個悖論」：其一，經濟的繁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經濟的繁榮，刺激了民眾發財致富的慾望，也刺激了政府收稅、投資建設的慾望，兩種慾望有共識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當民眾發財致富的慾望被政府刺激得不可抑制，而又被政府的各種錯誤政策、執法阻礙實現的時候，革命的到來就不難理解了。其二，在民眾感受苛政最輕的地方卻率先爆發了革命。在極端壓抑的制度下，民眾革命的慾望和能力也被壓抑住了，久而久之，民眾對壓迫不再敏感，長久的忍耐成了他們的習慣。一旦這種壓力減弱，民眾對周圍的壓迫變得敏感起來，各種慾望被調動起來，革命的慾望常常隨之而來了。

因而，托克維爾說：「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干涉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更無法忍受。」「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為此，托克維爾特別提醒社會變革的主導者，必須革新出一種能夠替代革命的社會變革方式。歷史的轉折點上，當權者和民眾都應該做出正確的選擇；歷史使人明智，現實問題可以在歷史中



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 網上圖片

《舊制度與大革命》
作者：(法)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
譯者：馮棠、桂裕芳、張芝聯
出版：商務印書館 (2012年8月)
定價：人民幣48元

找到答案，尋找的過程就是反思的過程，有反思就會有進步——托克維爾的這種視角，恰恰是改革者的視角。

而中國改革，官員和學界的作用必然在整個社會群體中更為突出，是最需要讀懂這本書的兩個群體。「不改死路一條」，雖然這已經是包括決策者在內的中國官方共識，而認識到這一點其實遠遠不夠。《舊制度與大革命》警示制度創新的重要作用時，雖然沒有給出更具體的建議，但書中得出了促進社會真正進步的制度創新不是革命能達到的結論，這正說明改革者必須直面制度創新。

摧毀舊制度不能靠大革命

托克維爾出生在貴族家庭，早年熱衷政治活動，1838年出任眾議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後參與制訂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曾出任外交部長。作為「最後的貴族」階層的成員，作者有別於普通社會學者，可以說《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闡述正是一個既得利益者對社會變革的冷靜觀察。

托克維爾不為貴族制度的消逝唱輓歌，也並不

指望法國能夠重建貴族制度以獲取自由，同樣也不認同人民主權理論。托克維爾關注的是：在一個不可避免地走向平等和民主的時代中，自由在革命後的集權國家如何重建？或者說，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和民主化過程中成為可能？這是托克維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根本，也是現代政治的核心論題。如同「將巴士底獄片片拆毀，並不能使囚徒變成自由人」，摧毀舊制度不能靠大革命，追求民主，則只能沿着追求自由的路徑才能得到；若放棄自由去追求民主，則只能導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民主應該服從自由，把自由置於社會平等之上。這或許是托克維爾為全人類總結的政治教訓，這也正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價值日久而彌新之所在。

「革命」中的種種缺陷

「革命」也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主題：1911年「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等不過其熒熒大者。中國人經歷了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褻瀆的神聖觀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饒恕的最大罪惡。而王岐山所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正是細數了「革命」的種種缺陷：一直以來，「革命」被人視為打倒腐敗政府的有效手段，可最終往往給社會造成巨大危害，最終效果只是「換了皇帝，並未有任何改善」。

無論是法國大革命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歷次革命運動，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原因。問題在於，如果一場革命沒有一種適應時代發展潮流的普世的價值觀作為支撐，那麼在人們奮起合力打破舊制度之後，這種革命帶來的未必是歷史的進步，反而可能造成嚴重的社會災難。因為，就像馬克思講過的，潑潑水是對的，但把潑盆裡的嬰兒一起倒掉，就過猶不及了。

山田太一的詭異劇場

如果不是奧田英朗，我不一定會留意到山田太一的小說。是的，是他的小說——山田太一的大名在編劇界如雷貫耳，由1965年開始入行，師事於木下惠介門下，發表了大量出色的電視劇，名氣及傳奇性一點也不遜於向田邦子。而且與向田邦子相若，也騰出左手來從事小說創作，作品數量雖然不多，但當中同樣能一擊即中取得文學獎 (1987年的《與幽靈共度的夏天》奪得山本周五郎獎)。我喜歡的小說家奧田英朗，便曾明言非常喜歡山田太一的作品，而小說家關川夏央在《關於作家奧田英朗的基因》(奧田英朗《邪魔》的解說部分，2001) 中便直指山田太一故意把「故事」帶入日常生活，讓無事生非型的人物登場。他進一步解釋所謂的「故事」，指的是說謊、演戲，甚至可以是慶典——那可能受到了山田太一學生時代便認識的寺山修司影響。寺山修司一直認為人生不過是一幅拼貼藝術，窮一生說謊正是他的藝術碑銘。山田太一正好把以上的「故事」，融入真實性家庭連續劇的背景中，而關川夏央認為奧田英朗正是這種山田調的基因承繼者。

日常中的非常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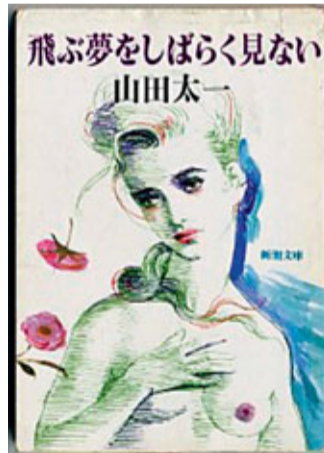
在小說《久未夢飛翔》(1985) 中，主人翁田浦是一名建築公司的北陸支社營業次長。他單身一人赴任，卻因骨折而在醫院中養傷，但突然發了一個預警火車意外的夢，後來夢境成真。醫院擠滿傷者，所以他要搬去與一名女性睦子同房共度一晚。晚上兩人談得投契，甚至隔著布簾玩起口頭性交來。豈料早上護士巡房，意外中他發現鄰

床原來是一名老婦，令兩人大感尷尬。田浦出院後遷任回東京，本來已擱下此事，但後來接到一名女性的神秘電話要求見面，原來正是睦子，可是相見時竟是一名樣貌出眾的中年女子。兩人魚水交歡後，睦子再度消失。田浦開始追查及搜尋睦子，以後兩人多次相遇，但每次見面睦子會年輕十歲。兩人終確認相互難捨難離的感情，更因此而做了不少瘋狂的事，最終田浦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而且家庭也支離破碎。最後田浦見到睦子已是一名小女孩，睦子堅持離開後，相信已是兩人的最後道別……

當然小說的情節匪夷所思，讀者甚至可以片面地視之為一位中年糟老頭的性愛狂想曲。然而山田太一的特色正是一本正經煞有介事去述說眼前的荒誕「故事」——田浦並非天真得甚麼也不管，他在過程中一直去查看科學知識，看看這種異事是否出現，小說也列舉了世界各地的類近異聞以及一些對時間之謎的逆向流轉科學理論，好讓我們與主人翁共同進入離奇異域。

由崩壞開始的異域入口

平日日出夫在《細看山田太一的家庭劇——愛與解體和再生》(株式會社 小學館，1994年初版) 看得更仔細，他直指田浦的奇情行進曲，乃與個人生命走向下坡並駕而行。在北陸赴任已為四十八歲且遇上骨折，連太太也沉醉於個人事業而不願北上探望，兒子後來遇上他的外遇，也不過提



書評

文：湯禎兆
書名：《久未夢飛翔》(暫譯)
作者：山田太一
出版：新潮社

醒不應出入鬧市，簡言之家庭早已名存實亡。與此同時，工作上的部門愈遷愈無可無不可，同事數量也逐漸減少，而自己身體上的毛病也開始浮現，換言之可看成人到中年百事哀。

睦子的返老還童，背後承載的生命力重注，但同時亦是生命有限的替換代價，對田浦而言不啻是一次反詰生命意義的契機。山田太一正是利用奇詭的設計，把非日常的元素置於日常生活中，把陰影領域翻出來放在生命中的陽光表層，從而展現陰影部分的破壞力，但同時又具備無限生機的一面。事實上，連結起《與幽靈共度的夏天》(1987) 來看，平日日出夫直言山田太一流露出一股透過戀母而避陽的奇異心路來。《久未夢飛翔》中的田浦的「戀人」，究其原因其實是等同母親年齡的睦子；而《與幽靈共度的夏天》的原由也是四十八歲，但對於仍是三十五歲的年輕母親同樣產生性方面的遐想。把性與生命力扣連刻劃，當然不是甚麼新見，但我覺得山田太一背後更宏大的異想，其實乃如何從樊籬處處、約則森嚴的社會中逃逸出來，戀母與回歸母親不過一體兩面，人到半百才渴望拒絕成長——在社會中自然會被認為失常的異端分子，但卻更精準地道出大家身處困局無法舒展筋骨的苦衷。

徵稿啟事

本報「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